

叁

长篇小说

江湖二十年

李么傻 著

生死局中局

一场帮派间生与死的较量，一段正与邪的激烈交锋。
计中计，案中案，局中局，只要江湖在，总有风云再起时。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江湖三十年

叁

李么傻著

生死局中局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湖三十年. 第3卷 / 李么傻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8

ISBN 978-7-5057-3553-8

I. ①江…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6546号

书名	江湖三十年. 第3卷
作者	李么傻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00 × 1000毫米 16开 21印张 330千字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53-8
定价	36.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 目录 ·

第一章 镖行天下

第一节 骆驼客和茭茭草

第二节 一切为了复仇

第三节 翻戏骗术

第四节 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死穴

第五节 打不死你，恶心死你

第六节 惩治江湖败类

第七节 镖局里的蹊跷事

第八节 说书盲艺人

第九节 摆棋摊的是眼线

106 093 083 074 059 043 025 013 002

第二章 险象环生

第一节 调虎离山计

第二节 响马是镖客的衣食父母

第三节 一路都是耍腥的

第四节 案中案，局中局

第五节 有一种猛兽叫鬼獾

第六节 真假响马

第七节 穿越沙漠的大美女

第八节 沙漠里的爱情

第九节 海市蜃楼

209 197 183 172 161 150 139 126 118

第三章 为了爱情

第一节 客栈遇险

第二节 冤家上门了

第三节 这个女子不简单

第四节 追上大部队

第五节 林中斗酒

第六节 丽玛的身世之谜

第七节 江湖老月

第八节 步步惊心

第九节 终究着了道儿

319 306 291 275 262 252 241 230 220



第一章 鏢行天下

夜晚来临了，我们划着木筏渡过湖水。

日本鬼子沿着湖水向西面走去，没有了木船的他们，只能寻找桥梁。桥梁在草原上非常稀少，也非常简陋，只供转场使用。转场，就是人们赶着羊群寻找草场。一般一年两次，夏天一次，冬天一次。这种供羊群行走的桥梁，都是独木桥。

我们划过湖水后，趁着夜色，向西面追赶。

这是我第二次走进这片茫茫无边的沙地，而豹子却跟着师祖在这里生活了很久，黑白乞丐也多次在这片沙地上穿行。在这片沙地上，师祖他们在哪里布置了机关，哪里能够通行，豹子都很清楚。

沿着湖岸向西走，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有的地方是无法通过的沼泽，只能绕行；有的地方是密密的灌木丛和枣刺，也不能通过。日本鬼子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

就在日本鬼子将他们打着绑腿的双脚试探着伸进沼泽地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兜了一个大圈，走到了他们的前面，拦截他们。

日本鬼子人数比我们多，这不是优势；日本鬼子手中有枪，这也不是优势。要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优势是对这里自然地理环境的熟悉。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砍断芦苇，噙在口中，刨个坑，睡下去，只把芦苇管露出地面，用不了多久，风沙就会把所有痕迹淹没。我们选择的地

点是在日本鬼子必经的路面旁边。日本鬼子来到这片沙地很多天了，又打了一场大仗，身心疲惫，这一路上走得有快有慢，我们专门干掉走在最后的那一个。

日本鬼子休息的时候，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人，这才明白有人在后面盯上了。此后，日本鬼子走路的时候，再也不敢落单了，抱成团，一步一步慢慢走。

向西走几十里，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师祖他们布置的陷阱。削尖的木头绑成耙齿，架在树顶上。耙齿与细绳子相连，细绳子藏在草丛中，日本鬼子只要碰断了头发丝一样的细绳子，耙齿就会从头顶上掉下来，穿透身体。耙齿是一种农具，犁耩耙耩耩子铧，都是大型农具，现在都从村庄消失了。

这一路上，日本鬼子惶惶不安，如同走在集市上的老鼠。

日本鬼子好不容易找到了转场的独木桥，可是桥梁已经被我们做了手脚，我们把桥梁下面凿空了。日本鬼子走到桥中央后，桥梁断裂，他们全都掉了下去。

我们藏在树丛中，看到其余的日本鬼子都被水流冲远了，只有一个人爬上了对岸。

他一瘸一拐地走远了。那是老同。这个日本特务不一般，会游泳。凡是当年来到中国当特务的日本鬼子，都会几样本事。

隔着湖水，我们只能看着老同像跛脚的鸭子一样，一瘸一拐地逃走了。我们决定以后再去找他。要找到老同，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哪里驻扎有日军，哪里有一个跛脚日军头目，那个人肯定就是老同。

我们沿着湖岸，找到了藏在芦苇丛中的木船，划船过湖，然后去往格日勒。弹溜说过，在从古鲁奇到格日勒的途中，他总感觉到有人追赶，而过了格日勒，后面就没有了跟踪的人。

古鲁奇，格日勒，跟踪的一定就是三师叔和燕子。因为弹溜抢了大钻石，三师叔和燕子在寻找大钻石。

我们要去寻找三师叔和燕子。



我们来到了格日勒。

格日勒村外有一座丘陵，丘陵上有一群羊，白色的羊群在山坡上静静地吃草，远远望去，就像繁星点点。放牧羊群的是一个反穿羊皮袄的老头，他就像一头站立起来的老羊。他手中拿着长长的羊鞭，每当有哪只不愿循规蹈矩的羊跑远了，老头就甩响长长的羊鞭，鞭梢像游蛇一样，在空中扯出了嘹亮的声响。

老人说：“格日勒正西方向，十多里外的一座小山上，有一片坟茔。那是周围十里八乡的关内人死后掩埋的地方。坟茔旁边有一座房子，住的是守护陵墓的人。可是，最近这几年，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草原上的汉人越来越少，这座房子就废弃了。几天前，有两伙人在那里打了起来。后来，都向西边跑去了。”

豹子问：“那是些什么人？”

老人说：“不知道，打得那么凶，谁敢到跟前看？我只看到还有一个女人。”

我的心揪紧了。

我们来到坟茔的时候，坟茔里早就没有了打斗的痕迹。草原夜晚多风，风中带沙，只需半个时辰，地面上的所有印痕都会被风沙掩埋。坟茔大约有几百座，每座坟头上都长满了萋萋荒草和开得烂漫的野花。

我心中难受，就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漫无目的地抛向一座坟茔。一只野兔从那座坟茔上窜出来，惊惶万状地窜出了很远，看到我们没有追赶，又满腹狐疑地停下来，掉头看着我们。

在大同的时候，我曾经跟着师祖，带着虎爪家的猎犬撵过兔子。虎爪家的猎犬又瘦又高，四肢修长，奔跑非常迅疾，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细狗”，据说秦汉时代就有带着这种细狗撵兔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在陕西、河南、山西一带风行。

师祖曾经说过一些细狗撵兔的窍门：“长卧梢，短卧腰，高卧低，低卧高。”如果这片平整的土地很长，那么兔子会在地梢打洞；如果这片土地很短，那么兔子会在地中间打洞；如果周围都是地势较高的山坡，那么兔子会选



择地势较低的地方做窝；如果周围都是地势较低的斜坡，那么兔子一定选择在较高处做窝。兔子的天敌很多，有狼，有狐，有鹰，还有人。兔子历经了无数代的生存考验，才得到了这些躲避天敌的窍门，然后，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今天，而且还会传下去。

突然想到师祖，我心中如同刀割一样。

坟墓的旁边有一座石头垒砌的房屋，房屋残破简陋，一面墙壁已经坍塌了。白乞丐走进去，突然喊道：“你们快来，这是什么？”

我急急忙忙跑过去，看到房屋地面的尘土中，有很多凌乱脚印，这些脚印中，有穿着布鞋留下的椭圆形脚印，还有穿着皮鞋留下的花纹脚印。其中有一双脚印窄长小巧，显然是女子的脚印。

那时候，无论是草原上的人，还是关内的人，都极少穿皮鞋。穿皮鞋的，只有日本鬼子。日本鬼子穿的鞋子是猪皮制成的，鞋底刻有花纹。在草原额吉的尸体旁，我曾见过这样的脚印。

这间石头垒成的房屋里，曾经发生过打斗，一方是几名日本人，一方可能就是三师叔和燕子。三师叔和燕子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最后逃出石屋，奔向了西面。

师祖他们在北面，北面是草原树丛，而三师叔和燕子却奔往西面，这是为什么？三师叔这样聪明绝顶的人，绝不会在匆忙奔逃中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们为什么却要逃向西面？

西面，是一片戈壁滩。

远处，有两座山峰，像乳房一样平躺在地上，三师叔和燕子只会从两座山峰的中间穿过，而不会爬上高高的山峰。

我们来到了那两座山峰的中间，看到有一处低矮的洼地，洼地里长着稀稀疏疏的低矮枯黄的野草。洼地边有一块树根状的东西，露出地面，走近一看，居然是埋了一半的尸体。

这具尸体的脖子上插着一根箭镞，能够有这样精妙箭术的，一定就是三师叔。这具尸体穿得破破烂烂，显然属于丐帮中人。

白乞丐在这具尸体上寻找着，撕开了他的衣裤，里面露出了一块包裹着裆部的白布。白乞丐说：“这是日本人，你们看看这裹裆布。”那时候的裤头还没有普及，中国人普遍不穿裤头，日本人普遍穿着裹裆布，也就是用一块白布包裹着吊儿郎当的裆部。

追赶三师叔和燕子的，果然有日本人。

然而，日本人也不会把尸体掩埋一半，就匆匆离开。一定是尸体掩埋好以后，狂风将地面上的沙土吹走，这才露出一半尸体。戈壁滩上有的老鹰和野狼，这具尸体完好，说明掩埋的时间并不长。

赶紧追。

前面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支犬齿倒钩箭镞，显然属于没有射中三师叔和燕子而落在地上的。这种箭镞非常阴毒，我就曾经中过丐帮这样的箭镞。

追赶的有丐帮的人，也有日本人。

穿过了两座乳房山，前面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

阳光很旺，照耀得沙漠闪闪烁烁，每一粒沙子都像一面镜片，让人头晕目眩。四周是巨大的寂静，静得时间都像是凝固了。

沙漠像大海，走进沙漠中，就像在大海上一样，海上的风暴会将人瞬间撕裂，沙漠中的阳光会将人慢慢蒸发。然而，为了燕子，为了三师叔，我没有丝毫犹豫就走了进去。身后传来了鞋子与沙粒摩擦的细碎声响，回头望去，看到豹子和黑白乞丐都跟了上来。

我们一个跟着一个，低头向前走着。没有声音，四周是巨大的团状的黄色，硬生生地塞进我们的眼中，让我们的眼睛肿胀、疼痛。我们就像一头老牛，拉着装满麦捆子的架子车，艰难地爬坡，每迈出一步，就会距离清凉的被树荫包裹的打麦场近一步。我们只能走着，满怀希望地走着。如果我们停下脚步，沉重的麦车就会将我们拽倒，再也爬不起来。

我们走着，汗水很快就润湿了衣服，衣服变得像盔甲一样沉重。我解开扣子，想要脱下衣服，但被白乞丐制止了。

白乞丐说：“你脱了衣服，用不了一袋烟工夫，皮肤就会晒得裂开。”

可是我被酷热的阳光晒得难受，身体里有无数的火苗在乱窜，我慢慢走到

了他们后面。豹子说：“呆狗，别掉队。”我说：“不会的。”

走在他们的后面，我悄悄脱下了衣服，感觉身体轻松了很多。

然而，没过多久，皮肤就像刀割一样疼痛，我揉了揉这一块，另一块地方又在疼痛，我像一个挑着破桶的少年一样，总在徒劳无益地想用手掌捂住桶壁上的窟窿。

黄昏时分，太阳滚下了远方白色的地平线，天凉了下來，四周很快就变得一片漆黑。因为担心会在这样的暗夜迷路，我们不得不在一面沙丘的下面，停住了脚步。

这天晚上，我直到半夜才睡着。白天被烈日暴晒的皮肤，像裂开的鼓面，又像干涸的土地，每一寸都在撕裂般地疼痛。

我刚刚睡着，突然就被豹子摇醒了。我蒙蒙眈眈中觉得有千军万马呼啸而过，无数打着蹄铁的马蹄肆意践踏着我的耳膜。我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豹子就一把扯下我的衣服，包在我的头上，搂着我趴下身去。

无数沙粒像鞭子一样扑打在我的背脊上，我明白，沙尘暴来了。海上有风暴，沙漠中有沙尘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天地之间渐渐恢复了宁静，我们抖着满身的沙粒，站起身来，这才发现下半身被埋在了沙子中。天上，一轮圆月像崭新的洗脸盆一样，月亮边细长的云朵像流水。

沙尘暴过去了，我们头枕着沙丘，继续入睡。

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几十米开外，豹子和黑白乞丐围成一团，正在商量着什么。我走过去，突然看到他们中间的地面上，放着一面颜色鲜艳的头巾。头巾上用黑色的丝线绣出来一只展翅欲飞的燕子。

这是燕子的头巾。

既然沙尘暴能够把燕子的头巾吹过来，那么说明燕子就在附近，或者从附近走过。

北方的四季，风向很有规律，夏季东南风，冬季西北风。昨晚的沙尘暴从东南方向吹来，那么燕子一定就在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会有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东南方向？

我们继续向东南方向追赶。

这一路追赶得很急，随身携带的水囊喝得不剩一滴水，牛肉干也早就吃完了。走到中午，我们又饥又渴，喉咙干得冒烟，连动一下喉结的力气也没有。我望着远处，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也不知道还需要走多远，我的嘴里满是黄色的沙子，这些沙子要是麦面馒头该有多好。远处的地平线飘飘忽忽，像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我想，我可以一口气吸干那条河流。

爬上一道沙丘，我们再也支持不住了，全都坐在了滚烫的沙地上。突然，远处传来了驼铃声，一长队骆驼出现了。

这是一群骆驼客。骆驼客，是和骆驼相伴、穿行在沙漠中的人。

我向那群骆驼客伸出手臂，想要呼喊，可是喊不出一句话。我从沙丘上骨碌碌滚了下去。滚到沙丘下的时候，我没有力气爬起来。我伸开四肢，平躺在地上，身下是烙铁一样的沙子，我感到我就要被烙成了一股青烟。

骆驼队里有两个人跑了过来，他们拿起水囊，倒进我的口中。我像一株濒临死亡的树苗突然得到雨滴的滋润一样，卷曲的叶片舒展了，低垂的腰身也挺直了。

几滴水将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我们来到骆驼客的队伍里，在这里意外地见到了三师叔。

三师叔身负重伤，他的身上不但有箭伤，还有刀伤。那时候，三师叔奄奄一息，躺在空旷的沙滩上，几乎就要死亡了，一群老鹰在天空中盘旋着，准备冲下来啄食他的身体，恰巧骆驼客从这里经过，他们赶走了老鹰，救活了他。

这群骆驼客有几十匹骆驼，他们来往于甘肃酒泉和察哈尔张家口之间，把张家口的皮货运往酒泉，把酒泉的药材运往张家口。这一路上，他们行走的几乎都是沙漠地带，要从酒泉到张家口，先要穿过巴丹吉林沙漠，接着是乌兰布和沙漠，沿着大青山的边缘，还有浑善达克沙地的边缘，才能到张

家口。

三师叔说，追赶他们的人有好几个，有的是丐帮打扮，有的是商贩打扮。从格日勒村开始，这些人就在后面出现。燕子去他们所住的蒙古包外偷听，听到他们是老同派来侦察师祖的，他们反复说起老同的名字。

我说：“怎么又是老同？”

三师叔问：“老同是谁？”

我说：“老同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本田次一郎，这个人很坏，以前是日本特务，现在是日本军队中的一个头目，好像就是专门搞侦察的。”

三师叔说：“他们要去找师祖，我们不能把他们带往师祖那里。抢走大钻石的人逃往北面，北面是沙地，几百里没有人烟，如果不熟悉地形，就会死亡，而这个人逃往那里，就说明他熟悉地形。沙地里只有师祖这一支武装力量，那么抢走钻石的很可能就是师祖的人。我和燕子，再加上这个抢走大钻石的人，都很可能不是这伙人的对手，我和燕子一商量，就准备不再去往北面，改向西面，把这伙人引到沙漠中。”

我着急地问：“燕子在哪里？”

三师叔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豹子扶起他，拍着他的背脊，轻声说：“慢点说，慢点说。”

三师叔接着说：“格日勒村西面有一片乱坟岗，我们走进乱坟岗中，故意让这伙人看到。这伙人果然不再向北走了，而转向西面，跟了上来。乱坟岗旁边有一座石头房子，我们把周围的石头捡起来，码成一堆，造成了要抵抗的假象。那伙人来到石头房子前面，不敢贸然进攻。我和燕子趁机把房子后墙扒开了一个洞口，钻出去，逃进了乱坟岗里。我们走出了好远，回头看去，看到那伙人走进了石头房子里，找不到我们，气急败坏，又从后面跟了上来。”

我问：“后来呢？”

三师叔说：“我们一步步把这伙人引入了沙漠。他们总以为很快就能把我们追上，却发现追了很久也追不上。我在草原里生活多年，熟悉这一带环境；燕子自小练习武功，身手敏捷。这伙人想要放弃追赶，又不甘心，因为已经追了这么久，而且回去还有很长一段沙漠要走。还有，他们的脚印被风沙掩埋，即使回去，也可能会迷路，在沙漠里迷路，只有死路一条。就这样，我们不



远不近地在前面带路，他们不离不弃地在后面追赶，一直追到了一个山谷里。”

豹子说：“我们在山谷里看到了一具日本人的尸体。”

三师叔说：“到了山谷后，我就准备设伏，干掉这几个狗娘养的。我让燕子在前面走，我们在前面会合。前面几十里远的地方，有一条暗河。到了河边，就一切都好了。我会游泳，即使燕子不会，我也能背着她过河。我藏在侧面一堆芨芨草丛中。那几个人来了后，并不知道芨芨草丛中有人埋伏，他们大模大样地走过去，我对准最后一个人射出一箭，将他射死了。”

芨芨草，我知道，这是生长在沙漠盐碱地中的一种植物，高大纤细，茂密丛生，生命力极度顽强，你以为它死了，茎干枯萎，挖出的根竟然是柔软的，它还活着。也只有沙漠盐碱地里才有这种植物。

三师叔接着说：“那个走在最后的人倒下去后，前面的人还没有发现。我又引弓搭箭，瞄准走在最后的倒数第二个人。本来这一箭就会送他上西天，可是千巧万巧，我射出箭后，这个人弯腰下去，脱下鞋子，把鞋子里的沙粒磕出来。他一弯腰，箭镞就没有射中他，落在了沙地上。箭镞落下后，这个人就发出了杀猪一样的号叫，前面的人都发现了，就回过头来，这才看到地上有一具同伴的死尸。”

我听得非常紧张，手心里全是汗。

三师叔说：“尽管他们知道我就藏在一大片芨芨草中，但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担心下一个死亡的就是自己，透过芨芨草的茎干，我看到他们全部趴在地上，四处张望，他们还不知道我藏身的具体位置。就这样，很快挨到了天黑。天黑后，我就能够撤离了。”

三师叔的喉结上下抖动着，一个留着光头的骆驼客拿过水囊，三师叔喝了一小口，接着说：“那天晚上，月亮朦朦胧胧，看不真切。我在芨芨草丛中慢慢爬行，渐渐远离了那伙人。估计远离了他们的视线，我直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没想到这几步暴露了行踪。沙漠里白天气温很高，看起来光秃秃一片，没有任何动物，其实，很多动物都在洞穴里躲着，洞穴里很凉爽，太阳照不到。到了晚上，这些动物都出来找吃的。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人，所以见到人一点也不知道害怕。那天晚上，芨芨草丛中有几窝沙鼠。我



一脚踩下去，踩着了一窝沙鼠。沙鼠吱吱叫着，惊惶逃窜，叫声暴露了我的行踪。”

豹子咬着嘴角，看起来他也很紧张。

三师叔说：“沙鼠一叫，那些人立刻围了过来，对着我所在的方位胡乱放箭，一支箭擦着我的脸颊飞过去，我没有感觉到疼痛。那伙人大呼小叫地追过来，我撩开双腿就跑，将他们甩在了后面。他们忌惮我的箭术，不敢追得过紧。我跑下沙丘，看到他们的背影衬托在满天星光中，一、二、三、四，一共四个。我估摸着我只需要四根箭，就能将他们送上西天。可是，右手伸向肩后，大吃一惊，刚才在芨芨草丛中匍匐前行，箭镞全部丢落在了草丛中。我当时悔啊，都想抽自己耳光。那四个人跑下沙丘后，我没有箭镞，只能转身逃跑。偏偏这时候，月亮从云层里出来了，将沙漠照耀得如同白昼，他们看着我的背影，一箭接一箭射击。我无力还手。后来，我跑到了一处悬崖上，他们也追到了悬崖上。悬崖深不见底，只感到风从脚下呼呼向上蹿。我手中没有武器，只能用弓和他们比拼。可是，我不是那四个人的对手。一个人手持短刀刺中了我的肩膀，我抱着他从悬崖上滚了下去，失去了知觉……”

三师叔说了一大堆话，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问：“燕子呢？”

三师叔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不知道，我们分头跑，燕子可能逃脱了，前面几十里就是一条暗河，燕子说不定正在暗河边喝水呢。燕子那么聪明，江湖经验又丰富，你放心吧。”

听三师叔这样说，我有点轻松了。

光头骆驼客说：“前天晚上，我们就露宿在悬崖下。天亮后，准备起身，发现两个人掉在悬崖下，一个是三师叔，另一个就是那个日本人，日本人的脖子被弓弦勒断了，血淋淋地耷拉下来，显然救不活了。三师叔还有呼吸，我们把金疮药倒在他的伤口上，喂了他几口水，他就醒过来了，跟着我们来到这里。”

三师叔说，“总共有四个日本人，死了一个，还剩三个，那三个日本人呢？”

光头骆驼客说：“我们没有见到。”

沙漠里还有三个日本人，还有孤身一人的燕子，燕子会不会遇见他们？三